
1 3
1899
14

イ3
1899
14

天中記卷之十四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樓

樓狹而脩曲曰樓爾雅樓重屋也樸澤中守草樓也說文樓有戶牖諸孔樓樓然也釋名

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名曰迎年封禪書崑崙山有積金爲天墉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十洲記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郊祀志

飛翼 范蠡爲勾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爲兩螭繞棟以象龍角吳越春秋

九柱 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念樓皆畫仙人雲氣瀛鄉記

虞氏 虞氏者梁之富人登高樓臨大路擊搏樓上而笑有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富樂已久吾不侵犯乃以此辱我此無以立慬于天下遂率其屬以滅其家列說符

麗譙 徐無鬼見武侯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汪麗譙戰樓也謂華麗而嶕嶢莊子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漢書趙充國爲壅塹木蕉師古曰蕉與譙同本傳

初學記魏有麗譙蓋即莊子中事白帖乃云魏武有麗譙樓台壁事類及韻府俱因之誤

井幹 武帝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郊祀志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西都賦神明嶆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層西京賦

公孫 公孫述造十層赤樓也東觀漢記

升樓 黃昌爲郡守陝縣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輒升高樓而觀昌乃殺之後漢

落星　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名曰落星樓（金陵地記）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吳都賦）吳有百雀樓（吳紀）

百尺　洛陽城內西北角有金墉城東北角有樓高百尺魏文帝造也（洛陽地記）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世記）

登樓　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荆州記）富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荆州圖記）

鳳皇　洛陽有鳳皇樓總章觀儀鳳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又別有翔鳳樓又有慶雲樓伺星樓（晉宮閣名）

四望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鳳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時當早春雜寶異香爲屑侯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拾遺）

庾公　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秋夜佳景共登高樓俄而不覺亮至眾將避之公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坐談詠至今名庾公樓（九江錄）　觀名與天壤齊者有君豫章之滕王閣九江之庾樓吳興之消暑樓宣城之疊嶂此外不過更二三所而已（滕宗諒上范希文詩序）　互見月門

入漢　義熙六年於石頭入城內起高樓加累入於雲漢（晉書）

萬歲　有黃鶴山在縣界晉王恭爲刺史改創西南樓名

萬歲西北名芙蓉樓至今存焉京口記　俗傳此樓飛向江外以鉄鎖縻之方已輿地志　又樓上時見一道白氣如烟刺史必死輕者貶州又至今爲常候羊頭山記

桐亭　浦陽江自嶓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脩道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民居號爲桐亭樓樓南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沉濫滿焉水經注

景陽　宋元嘉二十二年脩廣華林園築景陽山始造景陽樓孝武大明元年紫雲出景陽樓狀如烟廻薄久之詔改爲紫雲樓輿地志

凌霞　江陵城西百餘步有棲霞樓宋臨川康王義慶置

荆州棲霞樓俯臨通衢吐納江流水經注記

烽火　齊武帝登烽火樓詔臣賦詩蕭穎胄詩合旨帝謂穎胄曰宗室便不乏才本傳

湯　沈約齊隆昌元年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大守題八詠詩于玄暢樓時號絶唱後人因更玄暢爲八詠樓云金華縣志　崔顥題隱侯八詠樓詩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嚴維詩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

統志云宋郡守馮伉更此名唐書有馮伉不爲郡守宋人更名嚴維安得預有此句耶

青樓　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本紀

北顧 大同十年幸蘭陵因賦還舊鄉詩已酉幸京口城北顧樓改名北顧因幸同賓亭晏帝鄉故老及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梁書）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南徐州刺史蕭正義乃廣其路傍地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南史）

二層 陶弘景齊永明初于句容之句曲山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梁書）

襄陽有文選樓 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襄沔記）隋煬帝自達廣陵嘗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泊肩項帝覩之色荒愈熾（南部煙花錄）

統志云昭明聚賢士劉孝感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儉徐陵王固孫爍鮑至十餘人號曰高齋學士著文選於此今有臺址存

南史云庾肩吾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申子悅徐摛孔鏨等十人抄撰眾籍號高齋學士襄沔記同志云昭明學士誤

清德 後周長孫儉爲荆州刺史吏民請爲儉建清德樓立碑頌德詔許之

迷樓 隋煬帝至廣陵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 隋遺錄 杜牧詩煬帝雷塘路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王觀揚州賦云四帳無所兮失迷藏之樓

迷樓記云浙人項昇能搆宮室先進圖本帝大悅詔有司營之經歲而成工巧之極自古無有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眞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后帝幸江都唐帝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青瑣高議

按煙花錄以迷樓在江都而牧之王觀皆同劉斧乃妄搆虛詞謂在長安是地理之莫辨也其海山開河等記可盡信耶

統志云樓在揚州而分注引記中語

孔德紹 孔德紹事實建德爲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捽殞樓下 新唐

初潼水衙庇有望春樓韋堅于其下鑿爲潭以通漕立宗爲昇樓詔羣臣臨觀賜名廣運潭 本傳

代宗時姚南仲上疏云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

首而建望春也本

望仙　上皇正在望仙樓太貞同凭欄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煌煌照天地元稹連昌宮詞

觀風　此時上御觀風樓水光山影相參差津陽門詩樓在宮外東北鄰屬夾城而連于內前臨馳道周視山川汪

紅樓　安國寺紅樓睿宗在東宮時造元和中廣宣上人住此上有詩名時號爲紅樓集西陽雜俎

望省　崔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與尚書省相望時人謂之崔公望省樓國史纂異

望京　汝儀城西門樓本無名唐文宗太和二年節度使令狐綯重脩因登臨賦詩曰夷門一鎮五經秋未得朝天未免愁因上此樓望京國便名樓作望京樓寰宇記

祈祥　劉闢爲西川節度使以術家言五福大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新唐本傳

鶚卷　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本傳

明月　吳興刺史楊傑次公明月樓詩云江南地煖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方輿勝覽

蜃樓　海棠樓李回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于成都建海棠樓以會僚佐鄭谷詩上國休誇紅艷杏深溪自照綠

菩磯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猶如舞蝶飛

迎仙 高駢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呂用之高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舊唐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駢公廨即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鐍儼然以至灰燼

妖亂志

齊雲 昭宗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欲搆難犯于神京上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中朝故事

唐主 于宮中作百尺樓命群臣觀之衆皆嘆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所以不及景陽樓唐主怒貶于舒州續世說

在棚下常出入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載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候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南唐

畫紅樓 王蜀先主所建綵繪華侈初領川人華洪隨先主入蜀賜姓王名宗侃至是造紅樓城中相率來觀曰看畫紅樓先王以爲應華洪之讖乃誅之成都古今記

玳瑁 西魏文帝毀東宮造嬪嬙諸院起玳瑁樓隋食

散花　唐成都有散花樓河東有薰風樓

披雲　北齊有披雲樓隋有乘雲樓

浴日　上陽宮有麗春臺浴日樓韋述兩京雜記

三十六國有凌雲樓玉海

觀風　此時新搆觀風樓樓高百尺推華棟樓南更起閒鷄殿神光山影相參差津陽門詩

朝日　六朝有朝日樓夕月樓玉海

萬歲　北齊有萬歲樓千秋樓

逍遙　蒲州有逍遙樓唐玄宗登樓詩云黃河分地絡飛觀接天津蘇頲和云樓觀分迤邐河山幾縈紆文苑英華北齊有逍遙樓玉海

孫逖奉和御製登鴛鴦樓應制詩云玉輦下離宮瓊樓上半空英華北齊有鴛鴦樓鸚鵡樓玉海

翡翠　崔湜梨園亭子侍宴應制詩云草綠鴛鴦殿花明翡翠樓英華翡翠爲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李太白

西域泥婆羅宮中有七重樓覆銅瓦楹棟皆大琲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

于闐有七鳳樓五代史

陁和羅屬國曰陀洹一云耨陀洹俗喜樓居謂爲棡干唐書外夷傳

晦　李晦爲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

人窺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郎曰毀其樓談賓錄 唐書初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云云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大臣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糾彈也金華子

閣

黃閣 黃帝時鳳凰集東園止於阿閣韓詩外傳

黃帝坐於扈閣鳳凰銜御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春秋緯 黃帝坐元扈樓上與大司馬容光臨觀鳳凰之至河圖錄 運法

凌雲 凌雲閣秦二世造漢宮閣疏 秦二世起雲閣欲與山齊三輔故事 秦結雲閣冠南山東京賦 乘雲閣而上下甘泉賦

石渠 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三輔黃圖 韋元成甘露中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上親制臨決傳 葛龔考天文於蘭閣覽群言於石渠反遂初賦

天祿 天祿麒麟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漢宮閣疏 天祿石渠並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三輔故事 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西都賦 校文之處西京賦 天祿閣藏典籍之所三輔黃圖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

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畧授子焉至向子歎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拾遺記）哀帝命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于天祿閣上歆遂總群篇撮指要著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隋經籍志）王莽以符命自立時楊雄校書於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上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漢書）

麒麟　天祿麒麟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圖賢臣（漢宮殿疏）宣帝甘露三年二月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霍光等至蘇武凡十一人於麒麟閣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蘇武傳）

麒麟　未央宮有白虎閣麒麟車閣（三輔黃圖）

麒麟　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注如淳曰劉歆七畧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職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藝文志）延閣棧道（淮南子）結陽城之延閣（蜀都賦）

麒麟　楊惲觀西閣上畫人指架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本傳）

麒麟　馬援顯宗時拜將軍長史將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眾賜人榮之（馬援傳）周書曰明堂咸

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文選注四阿若今四注屋古詩阿閣三重階周禮注

明章重儒術四方鉅儒鴻生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畧爲書部因又編爲漢藝文志隋志

魏氏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隋經籍志魏鄭默拜秘書郎中掌中外三閣刪省繁文除其浮穢始制中經本傳陸機表云身登三閣汪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晉令曰秘書郎掌三閣經書文選

孝武帝好覽文藝敕著作郎徐廣科秘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千卷續晉陽秋陸士衡詩升降秘閣汪卽尚書省也又曰絜身躋秘閣注秘書省亦爲秘閣文選

麟趾

興和三年詔群臣於麟趾閣新制上格北史封隆之參議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

凌煙

太極宮中有凌煙閣在凝陰殿內功臣閣在凌煙閣南頡利旣平置酒于此韋述兩京記正觀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勳德旣勒名于鍾鼎又圖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跡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宜酌故實並圖畫凌煙閣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賁之義永貽於後昆會要河間元王段志元碑並云圖形戢武閣意凌煙先名戢

武後改之爾（金石錄）

翔鸞棲鳳　大明宮中丹鳳門內正殿曰含元殿夾殿兩閣左曰翔鸞右曰棲鳳閣下即朝堂肺石登聞鼓（唐六典）

凝暉　李涪風上渾天儀皆用銅帝稱善令置於凝暉閣（天文志）

朝元　元宗幸温泉宮登朝元閣賦詩近臣屬和帝以席豫詩最工詔曰詩人登朝元閣賦詩正字劉冠冕也（本傳）元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群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開元錄見）以元爲高（孫翊仁賦）神之本以朝爲大乾之德

鸞仙　起草儀仙閣（宋之問詩）

滕王　滕王者唐高祖之子武德中出爲洪州刺史喜山水酷愛蝴蝶尤攻書妙音律暇日乘青雀舸遊江漢自選芳渚基址不大高低得宜遠瞰湘雲近枕漢水仍便以王而名閣焉（閣記韓愈）少時嘗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瓌瑋絶特之稱（閣記）

四香　楊國忠用沉香爲閣檀香爲闌檻麝香乳香飾土爲泥飾謂之四香閣春時芍藥盛開聚賓友于閣上禁中沉香亭不侔此壯麗也（天寶遺事）

含薰　王元寶起高樓以銀鏤三稜屏風代籬落密置香槽香自花鏤中出號含薰閣（清異錄）

延和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閣高八丈皆飾

以珠玉綺窻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眞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祆也妖亂志

天册　馬氏霸湖南末年天册閣爲天火焚朗州寺此夜聞空中呵喝言廻避天册閣來也雲中騰沸若千萬人昇荷重物然累日方潭州大矣宋高僧傳

昇元　開元九年江寧縣瓦棺寺閣西南久傾因風自正吳順義中改寺爲昇元寺閣爲昇元閣龔頴運曆圖康仁傑以陳德誠薦至金陵會群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長古半城陰之句

座皆大驚南唐書　南唐書云昇元閣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思閣影半江開寶中王師收復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于其上迫數十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金陵志

天佑施功　宰相柳璨奏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盡國初功臣今遷幸東都比未崇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勳業冠古請近凌烟閣別創一閣圖畫梁王以旌德業詔曰魏賞彭陽之功別創紀勳之觀齊旌泗水之積乃崇嘉德之樓式示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擇善地別造凌煙閣圖寫賜名曰天佑施功之閣五代史

寒風觀　雲臺高閣十四間乘風觀閣十二間洛陽地記

臨波　紫微宮有臨波閣閶闔閣東京記

飛閣　周廬千列徹道綺錯輦路經營蘭除飛閣西都賦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陸機樂府詩飛閣纓紅帶上閣

閣　閤門傍戶也說文小閨謂之閤爾雅

東閣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注師古曰閤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門引賓客以別於據史官屬本傳公孫弘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嚴助傳薛宣謂朱雲曰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傳

黃閣　太尉公有黃閣主簿錄省眾事讀志三公黃閣前

無其義禮祀士鞏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元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配故黃其閤以示謙漢舊制也宋志陳三公之制開黃閣聽事置鴟吻北齊三公府三門當中門黃閣設內屏黃閣主簿掌閤下威儀通典張超與陳公箋云拜黃閣將有日月

晉閣　楊賜拜太尉中平元年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後傳

金光九　洛陽宮有金光閤青陽閤承休閤朱明閤安樂閤白藏閤顯仁閤崇明閤章德閤飛雲閤安世閤長安閤長安有東明閤西華閤紫闥閤晉宮閤名

紫閨　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後魏書北齊有西上閤通典

宣政之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六典

隋姚察授秘書丞敕於朱華閤長參

李適擢脩文館學士霽宗時待詔宣光閤本傳

闕

闕闕在門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釋名闕缺也門兩邊缺然爲道也廣志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宇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惟獸以示四方蒼龍白虎左武朱雀並畫其形崔豹古今注

象魏大宰正月之吉始和懸治象之法于象魏汪鄭司農云闕也疏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周禮治之見於象者爲象書治象之法者爲象魏兩觀之垂治象者爲魏闕易氏其上垂法象巍巍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左莊二十一正義

魯司鐸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哀三

闕闕車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轔轔至闕而息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軾路馬今遽伯玉賢者也必不以暗昧廢禮上令人視之果如所言列女傳

魏闕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
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
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莊子讓王

秦孝公築冀闕臨渭水在咸陽西四十里史記水經

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爲東門闕漢地理志

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高紀關中記曰未央
宮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史注東闕名蒼龍北闕名
元武秦舊宮皆在渭北立東北闕取其便也索隱

建章宮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
又於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赤眉賊
壞之西京賦云圓闕聳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也三輔

舊事鳳凰闕漢武帝造高七十丈五尺鳳凰闕一名別風
闕廟記長安民俗爲鳳凰闕爲貞女樓楊震關輔古語闕上有金
鳳高丈餘黃圖注栢梁臺有桐鳳因名鳳闕三秦記

嶕嶢嶕嶢闕在圓闕門內二百步廟記閶闔之內別風嶕
嶢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上

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漢書

陵霄闕始建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魏志臧榮緒晉書

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

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
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
卽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

似闕丹陽記

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宋書

石闕天監七年正月戊戌作神龍仁獸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梁紀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劉播梁典闕成朝士銘之時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伏侯景作亂焚燒宗廟城郭府寺百無一存獨高麗等國入貢見其洞殘遂哭於闕下六朝事迹

陸倕序曰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何庭紫貝蒼龍玄武之製銅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化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序曰晉假天闕於牛頭宋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直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民識百重之典銘曰布教方顯浹日初輝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選武帝雅好辭賦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袁峻傳

石金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在東南面上有鐏熊有榜着闕題曰地戶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

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神異經互見天門）

流精闕　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十洲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狹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群仙種蓂焉傍有瑤臺一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闕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闕（拾遺記）

黃金闕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漢書）

紫貝闕　魚鱗屋另龍　元紫貝闕另珠宮（楚辭）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華闕　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西都賦）

崇闕　豐屋廣夏崇闕百里（徐幹七喻）

朱闕　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魯靈光殿賦）

青闕　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顏延年直東宮詩）

伊闕　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焉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

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峯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傳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水經）

神闕 南康縣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 鄧德明南康記

桂浦 牲牁郡有桂蒲關 漢書

雙闕 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熟再鳴五穀熟 古歌

百常 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城 七命 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陸倕石闕銘

標闕 左欃槍而右玄冥弓前標闕而後應門 甘泉賦

觀 觀觀也於上觀望也 釋名

兩觀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 公羊昭二十五傳 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註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 上定二

闕名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山觀洼云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墟也今濮陽城中 左十

五柞 五柞宮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騏驎二枚刋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酈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西京雜記

白楊 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 校獵賦 注白楊觀

名

飛廉延壽　公孫卿謂武帝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觀甘泉則作延壽觀（史記）

校獵上蘭（元后傳）　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羽獵賦）

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西京賦）　上林有上蘭觀（黃圖）

鵾鵜　歷石開歷封巒過鵾鵜望露寒注張揖曰此四觀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上林賦）　建元中作石關封巒鵾鵜觀（黃圖）　楊雄云近則有洪涯儲胥遠則有石關封巒鵾鵜露寒棠梨等觀又有高華白虎溫德相思觀（史記正義）　雲陽宮記云宮東北有石門山岡巒糾紛干霄秀出有石巖容數百人上起甘泉觀甘泉賦云封巒石闕弭迤乎延屬（黃圖）

龍臺　上林賦登龍臺掩細柳注皆觀名三輔故事曰龍臺高六丈漢時龍見陂中故作此臺

豫章　集乎豫章之宇注館名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武章造在昆明池中亦曰昆明觀（西都賦）　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史平準書）　昔豫章之名宇披元池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西征賦）

屬玉　甘露二年十二月行幸葭陽宮屬玉觀注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應劭曰宮在鄠秦昭王起（宣紀）

平樂　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西都賦）　東方朔有平樂觀賦本傳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并

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華嶠後漢書靈帝時青徐黃巾復起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紀

東觀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傳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注陸機洛陽記曰在南宮高闕十二間介于承風觀紀竇章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爰同好更相推薦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注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漢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本傳黃香元和元年肅宗詔詣東觀讀未見書文苑南宮有東觀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蓄之於外府又有御史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威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官掌典書古今文字攷古今同異屬太常洛陽宮殿名高彪舉孝廉爲郎中校書東觀因事諷諫數奏賦頌奇文靈帝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文苑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酷吏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吳華嶷傳後漢東觀藏書之室亦著作之所當時文學之士使校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唐百官志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多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

白虎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章紀）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焉（才鴻傳注）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蔡邕封事）

長樂 靈帝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于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獨作箴（高彪傳）

鼎中 洛陽南宮有承風觀北宮有增喜觀城外有宣陽觀干秋鴻池泉城揚威石樓等觀城外有鼎中觀（洛陽地記）洛陽西南洛水上有鼎中觀是成王定鼎處（輿地志）

迎風 閑宮顯敞雲屋晧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七啓）

觀啓 迎風觀在鄴（地理志）

總章 明帝青龍三年大治洛陽宮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上四年四月置崇文觀召善屬文者充之（魏志）協律總章之司厚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王元長曲水詩序）

太常 太子孫和被廢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將吏泥頭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吳志）

**劉曜立大學於長樂宮東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命起鄧明觀於西宮起凌烟臺於滈池（晉載記）

劉聰時平陽地震崇明觀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赤龍奮迅而去（後魏匈奴傳）

石虎起靈臺九殿女官十有八等又女妓二千爲鹵簿皆着紫綸巾蜀錦袴金銀縷帶五紋織成靴遊於戲馬觀（輿地志）

太子宣出時石季龍於其後宮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晉載記）

張駿境內漸平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本傳）

晉孝武帝講孝經於通天觀僕射謝安侍座尚書陸納侍講黃門侍郎謝石吏部侍郎袁宏執經丹陽尹王緄讀句論者榮之于通天觀在舊臺城內宋元嘉中築二十三年更修廣之造景陽樓大壯觀又立鳳光殿禮泉堂建業宮有迎風觀宋大明始起（建康宮闕簿）

明帝泰始六年九月戊寅立摠明觀召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學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南史王諶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摠明觀也齊傳）

丹陽秣陵縣新亭隴有遠望樓又名勞勞樓宋改爲臨滄觀行人分別之所（輿地志）

柱 劉宋臨川王義慶在鎮于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渚宮故事經從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梁劉孝綽詩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秋杜甫詩東京紫微宮有一柱觀唐韋述東京雜記

闕 商飂觀在東北十三里雒門亭後亭墩上齊武帝築九日登以晏群臣建康宮闕簿

明堂 丹陽郡建康縣臺城齊文惠太子治玄圃有明月觀婉轉橋徘徊廊圃內作淨名精舍輿地志

東觀 高祖太和十五年五月議改律令於東明觀親折疑獄後魏書

宗文 周明帝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士著錄於京邑北史

齊雲 陳後主令采木湘洲擬造正寢栰至牛渚磯盡而沒既而漁人見栰於海上復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本紀

紫雲 乾封元年正月丁丑兗州置紫雲儀鶴萬歲三觀封禪非煙重輪三寺舊紀

望儀 武宗會昌三年夏五月作望儀觀于禁中紀

玉晨 王晨觀在紫宸殿後元稹集

高唐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宋玉賦

祈年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觀沈休文詩

九觀 宮中有臨高陵雲宣曲廣望閶風萬世脩齡總章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雲母窻日曜之有光洛陽記

逸客 蜀城有逸客觀華陽國志

客觀 南嶺東巖北面有二小山一山孤崖特秀上有客觀陟之者遠眺千里華山記

玄珠 楊子縣有子宮宮中有立珠觀揚州記

上清 上陽宮有上清觀東京雜記

翠觀 嶢榭迎風秀山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七命

高昌 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岩甍岑立崔嵬巒居何平叔賦北看高昌邪睨建城韋仲將景福殿賦

臨春 北齊有臨春觀望秋觀

庭

通室下至門謂之庭

中庭 黃帝接萬靈明庭者甘泉也漢郊祀志

細柳 湯有總街之庭管子

少庭 周王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夾立千少庭周書酆保解

承明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西都賦

林庭 太初元年十二月甲子朔上清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注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郊祀志

商中 作建章宮其西則前中數十里如淳曰商中商庭

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上

堂

古者爲堂自半已前虛之謂堂半已後實之爲室堂者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王海

禮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天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禮器

天子堂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尚書大傳

永康縣縉雲堂黃帝鍊丹處宋永初古今山川記

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賞莢生於階下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日曆於扆坐顧輒見之論衡

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有石室臨太河水勢滿惠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義郡國志

齊桓公宮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稱爲稷下學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此也上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其柱猶存齊宣王脩文學處也齊地記

海人獻龍膏爲燈於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具燈拾遺記

鷄陂之側即春甲君子爲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雌黃遂名黃堂郡國志

漢武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

驚起而香氣猶着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涕乃改延涼
室爲遺芬梦堂拾遺記

董偃常卧延清之堂設火齊屏風上

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初堂遇火太守更脩立又增二石室華陽國志　文翁學堂在城南益州記

靈帝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造萬金堂於西園又造南宮玉堂築廣城苑

袁紹抽戈承明注山陽公載記曰紹等入端門遂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本傳

劉聰嘉平三年廷尉陳元達極諫聰怒將斬之聰時幸逍遙園季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聰免之於是易李中堂爲愧賢堂和苞趙漢記

李昌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堂成圖讚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貞女昌自爲序以明鑒戒文武群寮亦皆圖焉是月白雀翔于靖恭昌頌之三十國春秋

聖壽堂石虎造垂玉佩八百大小鏡二萬枚丁香末爲泥油瓦四面垂金鈴一萬枚去鄴三十里羊頭山記

孝文南征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洗煩池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

故作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游凱廡此座雖無堯舜之君卿當無愧元凱冲對曰臣既遠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乖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德音卽命黃門郎崔光鄴郭雅邢巒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高祖曰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詣王宗室欲成此夜飲魏書又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令宗室賦詩又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上太和十九年十二月甲子見群臣光極堂紀

其次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草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宣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楊衒之時爲奉朝請因卽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洛陽伽藍記

水經云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楊衒之魏人親釋苗茨之義道元謂黃初所立誤王海因之書于漢晉之間亦誤矣

儀鄭梁天監六年九月乙亥改閱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紀

又堂齊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賦之孝瑜遂於

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敦處處營造北齊

徙堂若干惠事母以孝聞周文帝造射堂新成與諸將晏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周文聞之卽目徙堂於惠宅北史

流霞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天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漢武內傳

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十洲記

神林馬泉每年刺史三月上旬於此泉起曲水流杯堂引泉水爲稧禊之所臨時搆造事竟毀除其流杯堂本在墨城西襄沔記

舍戲入姨新起合歡堂翔鴻賀燕無由窺萬金酬工不肯去矜能恃巧猶嗟咨鄭嶋津門詩號國夫人卽貴妃姊也

創一堂價費萬金堂成工人徵價之外更邀賞伎之直復受絳羅五千段工者嗤而不顧虢國訝之問其由工曰其主平之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將螻蟻蜥蜴蜂蠆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閑隙得乙一物卽不論工直也於是又以縉綵珍綺與之天下佳人至今語古事者尚以弟行呼諸姨焉注虢國中堂旣成召匠汙鏝授二百萬償其值復以金盆二瑟瑟三斗爲賞後會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畧無所傷旣撤瓦以

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 明皇雜錄

月堂 李林甫於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卽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 傳信記

芸輝 元載造芸輝堂于第芸輝香草名也出於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而以沉香爲梁棟金銀爲戶牖 杜陽編

綠野 裴度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亭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本傳

德星 崔鄆貝州武城人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鄜鄆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架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鄆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社 本傳

顧彥暉 顧彥暉爲東門節度使梓州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 唐書

遠堂 堂上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也 管子

滿堂飲 聖人于天下譬如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一人獨鬱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說苑

洛陽宮有則百堂叠蝨斯堂休徵堂延祿堂仁壽堂緩福堂含芳堂樂曰堂椒華堂芳音堂顯成堂承光堂五福堂嘉甯堂堯母堂永光堂長壽堂 晉宮閣名 承慶堂昌福堂徽音堂嘉德堂 宮殿名 簿虛德堂脩成堂 宮地記

三十六國有琨華堂湛露堂後魏有雲母堂九華堂六朝有芳香堂芙蓉堂貞華堂隋有紫霄堂玉華堂延祥花光堂芳音堂懷芳堂璧月堂流風崇蘭堂麗景堂鮮雲堂

馬摠爲郵曹濮節度觀察使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士既饗其從事陳曾乃使來請詩曰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兼葭公以賓燕其鼓駪駪公燕谿堂賓客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谿有蘩蔇有窳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 韓集

宅

宅宅擇也言擇言處而營之也 釋名 宅人所託也 說文 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 初學記

斲龍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磨之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磨之加密石焉諸侯磨之大夫斲

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文子歸令之勿聽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聽者不仁者之爲也晉語

輪奐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禮檀弓

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莊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襄十五

爽塏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左昭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擇賢而任不肖國之

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家語

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傳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不止二不祥也不聽强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淮南人門

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晉語

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高陽雞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雞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坳然善也而後果敗

淮南

齊威王養士穆門之下自淄于髡以下七十餘人

高者爲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史記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本傳

漢書曰夏侯嬰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問也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魯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漢本傳

平恩侯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能久君侯可不戒哉本傳

霍去病爲票騎將軍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前漢

田蚡爲丞相嘗請考工地欲以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前堂羅鐘皷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上

董宣爲北海太守太姓公孫舟造起大宅工占之曰宅當出一喪舟使子取行人殺之以塞咎宣收舟考殺之陳留耆舊傳

襄陽城東南有白沙曲龐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

操宅洲之陽隔魚梁洲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每至相思則褰涉水豈待還桂梅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水經

談圃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蜀記

與地志

晉書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牀帳儼然櫺軒疎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別傳楷嘗營別宅從見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

王濬字士治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

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晉書

魏舒字陽元幼喪父母爲舅祖宥氏所養宥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外甥祖父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答曰當爲外家成此宅相晉書

延尉張闓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曼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賀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上

草屋孔愉爲會稽內史在郡三年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弃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上

鬼營 桓玄得志常欲以謝安宅爲營謝混曰邵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靜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聞慙而止
同上

鬼營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見夜忽見人來縛己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青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異苑

凶地 建業大社西空地東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孫皓殺之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爲僕射周顗宅顗爲王敦所害後爲冠軍蘇峻宅峻反被誅後爲袁悅宅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昵緣道子見殺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亦以凶終宋孝武時爲雍州刺史臧燾宅質反被殺故世稱凶地宋吏部尚書王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爲元兇劭所殺宋書南史

笑柄 顏延之峻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無所受器服不敢宅宇如舊見峻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本傳

永年 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邢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原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於魏昇降盛客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也魏君

買宅 呂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

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私宅乎宋季雅
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價曰一千一百
萬惟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晉史）
賣宅崔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曰盜有減不答曰
誠異韓休伯何容二價買者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
見與慰祖曰是豈我心乎（上）
望氣長流解西有梁曹儀同景宗柳儀同慶遠韋儀同
敻諸宅並相憐次郭城西門韋敻少時有南陽人蔡郎
善望氣相敻宅應出三公刺史貴不可言時敻宅上有
草房十間郎宅在城南悉是瓦屋求敻換宅疑而不許
敻兩兄闡纂有令聞位望在敻之右鄉里謂此人應班

槐棘其後闡纂相繼而終敻奉龍飛遂成宅相簡文徵
書既至遊玩此宅望氣之言始有徵矣（襄沔記）
逆旅舍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武寺
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
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梁書）
同傳舍陽固字敬安元魏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
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
稱於今豐屋生災著于周易此蓋同傳舍耳惟有德能
卒願公勉之顯嘿然（北史）
商鞅王椿字元壽敻子也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
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

皆呼爲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魏書恩律傳

【晉宮】柳憂宇文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憂至宅訪以政事憂俯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北史

【毛修】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卽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厠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殺生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殺我也及掘得骸柩因爲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爲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兩京記

【宣人】東京宜人坊其半本隋齊王暕宅煬帝愛子初欲書坊爲宅帝問宇文凱曰里名謂何凱曰里名宜人帝曰旣號宜人奈何無人可以半爲王宅」

【詹事】延壽坊東隅駙馬裴巽宅高祖未裴行儉居之自行儉以前居者輒死自儉卜居有狂僧突入髡其庭中大柳樹中有豕走出徑入北隣其家數日暴死盡此宅清宴上

【許弟】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僕射蕭瑀西爲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詔別營主第主辭以姑婦異居有乖禮則因固陳請乃取園地充主第又辭公主

槩戟不欲異門乃併施瑀之院門長安志

軼材 魏徵當朝重臣也所屋室宇卑陋太宗欲爲營第軼謙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爲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焚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吊封氏聞見記後裔孫暮相宣宗居舊第焉長安志

避戰名 明教坊龍興觀西南隅開府宋璟宅南門之東國子司業崔融宅璟造宅悉東西相對不爲斜曲以避惡名融爲則天哀策用思精苦下直馬過其門不覺文就而卒兩京記

梢梁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爲階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楚客被逮昌王推得賍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觀其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爲鳳閣侍郎景龍中爲中書令韋氏之敗被誅朝野僉載

井闌 則天以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至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籙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封氏見聞記

宅氣 浮圖泓與張說置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

謂燕公曰此宅氣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於西北隅者公與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坑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相連今欲填之亦猶人有瘡痏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也燕公子均掊皆爲祿山委任克復後均賜死掊長流之常侍言皆

奪宅 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傾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世無與其比所居本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亭午方偃息於堂廡間忽見一婦人衣黃披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言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兩廂掘其瓦木韋氏諸子既不能制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衢路而自嘆曰不才無爲勢家所奪古人之戒將見於今日乎而與韋氏隙地十畝餘其他一無所酬明皇雜錄

崇仁坊 西南隅長寧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飾朱樓綺閣一時勝絶又有山池別院山谷虧蔽勢若自然中宗及韋庶人數遊於此第留連彌日賦詩飲宴上官昭容操翰於亭子柱上寫之韋氏敗公主隨夫爲外宮初欲出賣木石當二千萬山池別巧仍不爲數遂奏爲觀詞人名士竟入遊賞兩京記

墓盜 浮圖泓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後永寧爲王太傅鍔地安邑爲馬北平燧地後王馬皆進入官王宅累賜韓令弘及史憲誠李戴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焉馬燧爲奉誠園所謂玉盞破而不完也傳載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爲玉柸牛僧孺宅爲金柸云玉柸一破無復全金柸或傷重可完僧孺宅在新昌里本天寶中將作大匠康謩宅謩自辨圖阜以其地當出宰相每命相謩必引頸望之宅卒爲僧孺所得吉甫宅至德裕貶其家滅矣盧氏雜說

萬花谷引傳載以爲僧一行誤又云桑道茂號長安公卿宅有金盆玉盌之號

木妖 大曆十四年七月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國公李靖廟已爲嬖人楊氏廐矣及安史二逆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無界限力窮乃止人謂之木妖而馬璘之堂尤盛計錢二十萬貫他宅稱是璘卒於軍以喪歸京師士庶欲觀之假名於故吏投刺會吊者數十百人故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榭之踰制者皆毀德宗實錄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脩第舍頗爲煩弊議者以爲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封氏聞見記

脩葺 郭子儀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于大門

出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鍠嘗賦詩云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脩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什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是某所築祇見人自改換墻今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心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封氏見聞錄

嚬業 蕭復字履初爲太子僕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嚬眉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嚬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 舊唐書

儉德 韓滉性持節儉居處薄陋才蔽風雨弟洞嘗干里宅增脩廊宇滉自江南至卽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擅圮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 舊唐書

**白樂天得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因爲池上篇曰都門風水土木之勝在東南東南之勝在履道里其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賓客繞船以百十油囊沉水中隨船而行一物盡則左右又取之藏盤筵于水底也 宋景文雞跖及窮幽記

不求權貴 楊損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廳以廣第損族仕者千餘人議曰家世盛衰係權者

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上皆先人舊貨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唐書

憑几翛然楊行密嘗在楚州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闊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上

壁泣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楩楠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葆光錄

居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玢批狀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哀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談苑

華麗孟知祥至蜀時魏王繼岌滅王衍尚駐於府舍時祥乃館於徐延璝之第延璝卽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於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任故也延璝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竪狂霸監亦預知與我爲代知我居此耶蜀梼杌

手不釋卷宋神宗時丞相陳升之治第於潤州極爲宏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升之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筆談

兩枝梁理宗時丞相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里有豪商李姓者亦從而效之卽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觀

之歸召匠問曰汝與某建宅固佳但少兩枝梁耳匠曰此一依相府規模者崔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沒酌量當時以資談笑（夷堅續志）

四事 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霤以收四事之用焉（蕭璟難神滅論）

宅相 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高前下多有牛馬凡宅地欲平坦名曰梁地後高前下名曰晉地居之並吉南高北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宅經）

宅無吉凶 設爲三公之宅而命愚人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天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處孤另之地以速彭祖之天必不幾矣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稽康論）

亭

停集 亭停也人所停集也（釋名）

萬望 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亭也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語有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訟諍吏留辨處勿失其正也（風俗通）

萬歲 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山呼萬歲聲者三故立萬歲亭（漢書曲城齊城東有萬歲水水北有萬歲

亭三齊略記夏門亭長汪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後李固傳

千秋建武元年四月行至部命有司設壇場於部南千秋亭五成陌光武紀常山國高邑故部光武更名郡國志惟元康二年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壑于亭東潘岳陽弱子序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晉征賦謝靈運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孟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関癡人事南史

雒陽巡守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識顏色然後還宮獨斷洛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漢官典職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漢百官志十里一亭有亭長亭後五里一郵郵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特更板以劾賊索繩以執賊後百官志十里五里長亭短亭言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白帖

王郎起光武自劇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眾皆饑疲馮異上豆粥本傳

鵲巢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爲亭長龔壽所殺及嫂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阻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謝承後漢書列異傳云鵲奔亭搜神記方掘其戶時有雙鵲來奔其亭故名鵲奔文選江淹書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冠蓋 襄陽南二十里冠蓋山下有冠蓋亭後漢靈帝末天下大亂嘗有去官及見居職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二侍郎三尚書六刺史二十長史劉表以其豪盛乃題其山道口亭刻石銘之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寔敷俊乂君子以生唯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化鶴鳴此碑永嘉中爲人毀壞圖經

楚嬖 楚嬖爲天水太守之官與故太守喪會於隴亭堂東移喪避嬖嬖讓坐於正堂關西稱之張璠漢記

夕陽 董卓得何進私召將兵入朝又以脅太后太后使諫議大夫种邵宣召止之卓不受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

夕陽亭 通鑑武帝以賈充鎮門中將之鎮百寮餞于夕陽亭晉書

徐孺 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杜亭吳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於墓遂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水安中太守梁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松碑亭今並在松大合抱亭世世脩治至今謂之謝君亭豫章記

江夏 江夏太守宋輔於重山南白樓亭立學教授沔國桓儼避地至會稽聞陳業賢而往候之不見臨去入交州留書繫白樓亭柱而別會稽記　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沔國桓儼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

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住而去升陟遠望山湖滿目也（水經注）孫興公許玄度其在白

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說云二賢故白有才情（世說）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會稽記）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世說）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晉書）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文章志）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世說）舉目偏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文章志）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世說）

袁宏字彥伯謝安賞其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續晉陽秋）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

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瞑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
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
介意（世說）京師三亭新亭吳舊亭也故基淪毀隆安中丹
陽尹司馬恢移創今地謝石創征虜亭三吳縉紳創治
亭並太元中（丹陽記）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
徵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
任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
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中是何物人
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
色囚遙問傖父欲食麪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

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
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吏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
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
至界（世說）

金昌楷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
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
與茗汁少著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
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世說）孔甯子
與王華並有富貴之願自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搆之於
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舡甯子命去之
曰此弒君亭不可泊也（宋書）羨之等謀廢少帝幽于吳郡

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于金昌亭紀余尋師求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群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謝歆金昌亭詩叙

蘭亭王羲之初渡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與孫綽許詢謝尚支遁等宴集於山陰之蘭亭王隱晉書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行造焉吳都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爲封號也太守王廣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矣水經注

徐孺子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曾祖祖至行感靈夜有神人告亭欲崩出亭崩得免王隱晉書

風俗徐湛之爲廣陵郡守善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更加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宋書

白樂天詩夢謝亭古傳名謝歌妓樓新道姓蘇抗州靈隱寺山上有一謝亭卽杜明浦夢謝靈運之所因名容兒也本集謝靈運會稽人世不宜子息乃於錢唐杜明師舍寄養師是夜夢有賢人相訪及曉乃靈運至後因以名亭晏殊類要

九曲景龍三年九月壬戌幸九曲亭宴侍臣學士唐舊紀

臨渭　四年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上

舍象　開元中拜張說等十八人爲學士於東都上陽宮舍象亭圖寫御贊述之（翰林鑑事）

沈香　玄宗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李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清平調三章婉麗精切未章云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唐書）（松窓雜録）

長慶四年敬宗初嗣位九月丁未波斯太商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林拾遺李漢諫云沉香爲亭子不異瑤臺瓊室上怒優容之（舊紀）

振旅　天寶八載于開遠門外作振旅亭以待兵還（譚賓録）

白雲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槍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天寶遺事）白雲亭在縣西南旁對千越亭而時焉跨古城之危臨長江之深隋州刺史劉長卿題詩曰孤城上與白雲齊因以白雲爲名（鄱陽記）

代宗時顏真卿由吉州司馬遷撫胡二州刺史於鳥程杼山立三癸亭時癸年癸月癸日故名

代宗嘉誠公主貞元元年下嫁魏博節度使田緒

德宗幸望春亭臨餞（新唐）南北望春亭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長安志）

大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太液亭召翰林學士鄭覃已下對賜錦綵實錄元稹詩網索兩臨太液池注網索在太液上學士候對於此

文宗太和九年二月發神策軍一千五百人修浐曲江如諸司有力要於曲江置亭館者宜給與閑地七月敕造紫雲樓彩霞亭於曲江芙蓉園北垣十月丙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仇士良以百戲于銀臺門迎之時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功猷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昇平故事故為樓殿以壯

合璧事類引孔帖云天寶時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彩霞亭詔公卿得列舍堤上鄭若庸類篤引天寶遺事天寶時云俱誤

李德裕所居支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日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本傳

宣宗召學士令狐綯夜對禁中綯退歸院統志本傳止云夜對含春亭燭盡以金蓮華

李絳子璋為宣州觀察使楊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觀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

休　司空圖本居中條山上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瑞人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憍長也率老也迄三者非潛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新唐

王龜字大年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唐書

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植山花五色錯列清異錄

大箱　昭州瘴毒地面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大緗郡守李丕以同金年號欲更之有范滋者爲易名清暉后

李視積壤中有片石載丘濬所作記畧云予擇勝地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暉者可爲一笑考命名之日不差宋景文志

陽雄宅後置寶園寺今爲宮亭有墨池在焉成都記劉禹錫陋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寶劒銘

江寧縣南十五里有勞勞亭古送別之所太白詩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悲風愁白楊本集新亭隴有遠望樓一名勞勞樓後爲臨滄觀輿地志

梁柳惲詩汀洲採白蘋日晚江南春洞庭有歸客

瀟湘逢故人後因於瀟湘水合處立故人亭

饒州餘于縣有千越亭前瞰琴琶洲後枕思禪寺林麓森鬱千峯競秀張枯題云扁舟亭下駐煙波十五年遊從此過洲嘴露沙人渡淺風稍藏竹鳥啼多層欄漲水痕猶在古板題詩字已訛況是高林正圓月可堪聞聽異鄉歌文公談苑

飛霜殿前日悄悄迎春亭下風颼颼鄭愚津陽門詩

顧山有四亭曰綠陰曰西陽曰弄雲曰臥龍陸希聲顧山錄

浣花亭臨大江鑿靈檻池成都記

稽亭北瞰大江南望高岳淹留遠客因以爲名焉

瀟陽記

閻風　潤州覆舟山有閻風亭郡國志

東都苑內有金谷亭凝碧池兩京記

東京上陽宮有曜掌亭九洲亭上

樂城縣三京亭此亭是祖送行人之所永嘉記

韶州潼溪里有三楓亭郡國志

張鎡字功甫張循王諸孫也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鉄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

宋理宗時禁苑漸頹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戾於烈日申董宋臣默會意不日而成一亭于池傍再宴上

大喜未幾冬月賞梅園又有一亭上意不樂諭宋臣曰前造荷亭朕不爲較今復有此半年之間勞民動衆如此宋臣曰此梅亭卽前之荷亭也上問其故對曰此乃折卸摺疊之亭上愈稱賞之

積功　序爲積功民所成也夢

敗恩澤傷也夢書

慈亭　河南密縣有慈亭急也从弦从心說文

愧亭　琅邪朱虛有愧亭懼也

楊莆　沛城父有楊莆亭草多葉貌

鮎埼　鄧有鮎埼亭師古曰鮎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三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鮎故以名亭漢志

館

館　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桂苑

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公宮者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開元文字

大庭　黃帝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列子

單襄　單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陳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單子歸告定王曰陳侯必有大咎周制有之

曰國有郊牧量有寓望周之職官有之曰敵國賓至候人爲導卿出郊勞司里授館（周語）

重館晉分曹衛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左僖三十一）

大館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左昭二）

賓館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先歸邾子土伯曰以匏蒉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賓館（左昭二十三）

箕館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犬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

築館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燕遂以破齊（藝文類聚今本館作宮）

祠館惠帝時有道士韓稚來自東海退莫知其所之帝使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拾遺記）

梁園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西京雜記）

客館元鼎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可爲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徠神僊之屬（郊祀志）

十槩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武紀）枚

阜上書北闕詔使賦平樂館上善之（本傳董偃常從馳逐平樂（方朔傳）禹山走馬馳逐樂館（霍光傳）

館　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弘年八十終（漢書）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已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漢書）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日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賛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烈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西京雜記）賢良曰公孫丞相倪大夫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功業顯立無行人子産之繼而葛繹澎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掃舍（盤鉄救置）

明堂　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群臣亦夢想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靈館（三輔故事）

昭靈　霍光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後大之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本傳）

雲林　霍后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廼自殺（外戚）

白鶴　初元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

武國館漢紀

射熊永光五年冬幸長楊宮射熊館有車騎大獵元紀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楊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本傳

陽祿成帝班婕伃以趙氏娣弟驕妬恐久見危作賦自傷悼曰痛陽祿與柘館弓仍襁褓而離災外戚

涿沐成帝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餘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裹子其十一月乳上

長平王莽知太后厭居深宮中欲虞樂遞令太后四時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遭霸水而夜除夏遊御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莽傳

王莽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太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本傳

祕館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寫藏祕館後傳

執事祕館操管御前本傳

保遊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十間采綠言而被堦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

乘之拾遺記

崇文 魏有崇文館唐六典注

武成 魏氏起玄武館於芒亜張景陽玄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跱岩甍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飈也水經

渭陽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堂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恩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世說

東都 東都館者蓋東武楊侯之館也俄而遷居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心而無移易之意于且爲我賦之潘尼賦

儒學 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雷次宗傳

紀 上好儒雅十六年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上元嘉有玄史兩館六典注

隱逸 元嘉中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又之還廬山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太子諸王講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隱逸傳

隱 稽伯玉字元璩居刻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就齊太祖卽位手召竟不至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齊亮逸傳

仙 武帝永明三年既立國學省總明觀詔于王儉宅

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傳本何佟之爲總明館學士本傳宋太始齊永明有總明館六典注）

梁武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摠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明山賓陸璉沈峻嚴植之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人（南儒林傳）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本傳）帝別開五館其一館在袁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談論新義同輩嗟服（本傳）

集雅　天監五年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大同七年十二月於宮城西士林館延集學者（南史紀）御覽前後差誤

仙人　華林國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也中猶有魏文帝九華臺元魏宣武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并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巳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有義和嶺山西有姮娥峯上有寒露館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洛陽伽藍紀）

北齊後主緯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紀）馬元熙字長明敬德子也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待詔文林館（北史本傳）

長孫儀字伸光周武帝崇尚道德求學兼經史者爲通道館學士儀應其選（北史傳）

四方館 隋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乃互市等 六典注 玄宗詔徙姚崇寓四方館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 本傳

修文 唐武德四年置脩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神龍元年改曰昭文館以避孝敬皇帝之名 官志

文學 四年太宗討平東夏海內無事乃銳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 舊儒學傳 帝以魏王泰好士善屬文詔卽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 本傳

崇賢 貞觀十三年置崇賢館上元二年避太子石改崇賢館 直學士 舊邕傳

歸皇 李固言爲西川節度詔雲韶雅樂卽臨皐館送之 本傳

廣文 元宗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品秩同大學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泊國子館自是遂廢 本傳 天寶十三載八月綦毋潛遷廣文博士 集賢注記

空館 竟陵椽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羣杓爲君斟酌

令女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
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欵數隻 幽怪錄

孤館 陶穀使於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
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云十二字包四字
云獨眼孤館千文虎序

清夏 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 羽獵賦

迎風 覩往昔之遺館獲林光于秦餘既新作於迎風增
露寒與儲胥 西京賦 薛綜注曰露寒儲胥皆館名今本無

置酒 置酒乎黃華之館 趙都賦

桃林 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餞行送歸之所萃也 荆州圖副

天中記十四卷終